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小說組 第三名

作者	醫學系 徐浩文
作品名稱	機率

【記者陳思銘/黃葛市報導】

本月四日晚間在天門大學附設醫院發生一起疑似因藥物使用失當所致的醫療事故。一名罹患糖尿病的 71 歲婦人晚餐後突然出現劇烈的嘔吐與腹痛，經醫師投藥急救後卻引發心律不整而昏迷，雖經醫護人員通力搶救，依舊回天乏術。目前院方已將相關資料呈交主管機關，並積極調查事故原因。

死者家屬今日召開記者會，指出此事件的起因很明顯就是醫師用藥過量，院方不但至今未向家屬公開道歉，還想用內部調查為藉口拖延時間，實在令人髮指。

死者黃太太的兒子形容，母親雖然長年受糖尿病所苦，身體與心靈卻十分堅強，這次實在是因為腸胃道症狀過於嚴重，才不得不住院，沒想到卻因此遇上死劫。「如果院方再拿不出誠意，我們不排除提告。」

天門大學附設醫院院長顏松年解釋，患者除患有糖尿病所引發的多重併發症，亦患有輕微失智症，生前服用多種藥物進行治療。事件起因是否為藥物使用失當，仍需進一步的屍檢報告釐清。

「治療不是單一因素就能決定，還要考量患者的狀況」顏松年強調，院方絕對尊重家屬所有權益，並全力配合調查。希望家屬也能理性討論，切勿在調查報告出爐之前聽信不實傳言。

推開通往樓頂陳舊的鐵門，趙漢強消瘦的身影出現在眼前。現在已接近午夜，住宅區內多數的人家早已熄燈，放眼望去，老舊而排列緊密的公寓陷入一片深沉的黑暗，只剩下街口昏黃的路燈維持最起碼的光明。漢強一手搭在樓頂邊緣的圍牆上，一手扶著下頷，路燈昏黃的燈光照在他臉上，讓他緊皺的眉頭與肌膚上的紋理更顯深邃。他並沒有發現我的到來，依舊靜靜地看著無人的街道，與眼前寧靜的夜融為一體。

我提著剛剛在街角買的滷味與啤酒走到他身旁，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漢強好似從深沈的睡夢中醒來，驚叫了一聲，還誇張地向前傾倒，讓我以為他差一點就會摔下樓去。

看著他滑稽的動作，我不禁笑出聲來。從我剛認識漢強，他就是這樣單純，容易被旁人的惡作劇驚嚇。但漢強從不因此而生氣，反而總是用他那陽光的招牌笑容面對旁人的戲謔，讓他成為團體中不可或缺的歡樂來源。

然而，今晚的他卻十分反常。不僅一句話也不說，臉上還盡是憂鬱的神色，對於我剛剛的戲弄，也只是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旋即又擺回原來的姿勢，讓我感到十分錯愕。看著眼前的漢強，再看看提袋中的宵夜，一時間我不知該如何打破這尷尬的局面，於是我也學著漢強靠在牆邊，望向無燈火的住宅區。

過了半晌，我注意到漢強的眼角餘光頻頻飄向放在牆上提袋，他大概是發現我帶來的啤酒，可是又不好意思自己拿出來喝。我嘆了一口氣，解開袋子，將一罐啤酒遞到他眼前。漢強呆滯了幾秒後，接過我手中的啤酒，默默啜飲了起來。我也打開了一罐，一邊喝一邊思考該如何跟他搭話。等到酒罐已快見底，我才溫吞地說：

「那個……下午跟你借的電腦，我離開醫院前放在你的辦公桌上了。」

「喔。」漢強虛應了一聲，總算開口。「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這不是廢話嗎，」我說：「我剛剛去敲過你家的門了，那麼晚不在家裡，肯定是在樓頂想心事。」

「呵呵，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對我的習慣這麼熟悉！」

漢強乾笑了兩聲，他的臉上終於出現了一點笑意。他舉起酒罐繼續啜飲，呆滯地凝望遠方的街道。我拿出袋中的滷味叫他吃一點，但他揮了揮手，表示他沒有胃口。

「你怎麼工作到那麼晚，今天不是不用看診嗎？」漢強問。

「還不是我們科的主任。」我說：「你知道，老顏要退休了，他為了要爭取院長的位子，一天到晚在找我們商討計策。但他又說他是副院長，很忙，所以要我們這些手下拜訪醫院的大佬、拉攏董事會。」

「那可真是辛苦你了。」漢強說：「我們科的馬老大也是一樣啊，覺得自己有機會，就把全部心思放在競選上了。今年的院長選舉真夠精彩，又是黑函、又是週刊爆料，如果他們能花一半心思在管理上就好了。」

「就是說啊。」

漢強轉過頭來與我相視而笑，看來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已比剛剛放鬆了許多，原本蒼白的臉也泛起些許紅潤。但我還是很疑惑，為什麼他剛剛會看起來那麼哀傷？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我問：

「你今天看起來那麼不開心，是不是因為那件事？」

「哼，果然被你看出來了」漢強啜了一口啤酒，說：「黃太太的那件意外攪得科裡一團亂，她兒子已經去提告了，現在我正在為出庭的事傷腦筋。」

「這件事我一直很想問。」我說：「你雖然平常很粗線條，但治療的時候都滿謹慎的。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失誤呢？」

「這……說是失誤，也不完全對。」漢強說：「不，我想我的處置應該……應該不會出問題才對呀。」

漢強低下頭，把玩著手中的啤酒罐。鋁罐凹槽上殘留的啤酒隨著他轉動的手腕靈活運動，有韻律地轉上轉下，而他的眼睛也專注地跟隨著酒滴上的閃光。他似乎在逃避什麼，又好像是因為思緒混亂而不知該如何開口。我看著沈默不語的漢強，緩緩說道：

「其實，黃太太的狀況我知道一些，她是因為糖尿病引起的胃癱瘓才住院的，對吧！」

「你怎麼知道？」漢強轉過頭來，驚訝地問。

「因為黃太太也有阿茲海默症啊，所以她以前曾經來我們身心科看診，現在好像也有在吃藥治療失智症的樣子。」

「對喔，她的確有輕微的失智症，雖然不是很嚴重，但行為常常不受控制，有時還會偷拿隔壁床的食物來吃，讓我們很困擾呢。但如果撇除這件事不談，她真的是一位和藹又親切的老太太。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她身上呢，唉！」

漢強嘆了一口氣，將罐中最後的一點酒喝盡。然而酒精並沒有辦法緩解他的憂愁，就連他臉上好不容易泛起的一點紅暈，也一點點恢復原先的蒼白。看著他難過的樣子，我實在不好意思繼續追問，但就在我正思考著該如何安慰他的時候，漢強卻自顧自地說起當天的經過：

「那天晚上，大部份的病人都已經吃過晚餐的時候，有好幾位病人出了狀況，我在內科病房進進出出，一會兒問診，一會兒去護理站調整處方。就在快七點半的時候，有人call我說黃太太突然開始嘔吐，肚子痛得在床上一直打滾，要我立刻去處理。其實這也不是多嚴重的事，胃癱瘓的患者偶而會出現這些症狀，只要開藥促進腸胃蠕動就好了。於是我就要護理師替她補充水分和電解質，再注射紅黴素。然後我就離開去看其他病人。」

「紅黴素？你是說 erythromycin？」我疑惑地問道。

「呃，對，就是紅黴素」漢強說：「我當時是叫他們注射紅黴素。」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用。」我說：「雖然是有外國文獻這樣建議，但在本地這可不是一種常規的處置啊，為什麼不用常用的那些藥呢？」

「因為她那時候嘔吐得很厲害，沒辦法用口服的藥物。所以我就想起之前看過的指引，就開了靜脈注射紅黴素的 order，結果……」

「結果就出事了」我補充道。

兩人再度陷入沈默。我看向低頭不語的漢強，他雖然仍在把玩早已空了的酒罐，但看得出來他手腕的動作已不像剛才利索，好像還微微地顫抖著。

「你不覺得剛剛跟我說的過程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嗎？」我試探地問道。

「當然，這幾天我反覆回想，覺得處置沒有很完美……」

「不是不完美，是有很嚴重的問題。」我說：「你知道為什麼黃太太最後會心律不整嗎？我想那八成是紅黴素的副作用造成的。」

「你說紅黴素……心律不整……」漢強顫抖地說。

「這連醫學生都知道」我說：「紅黴素會讓心室肌肉活動電位持續的時間延長，而可能造成心律不整。所以在使用之前，應該要先替她測心電圖確認她的心臟能不能承受，你當時有這麼做嗎？」

「這……我當時沒有做。」漢強說。

「沒有？唉，你怎麼這麼不小心？」我說：「她是女性、年紀大、服藥之前又曾大量嘔吐，血液中鉀離子肯定不足，怎麼看都是產生心律不整的高危險群啊！」

漢強沒有回應，他顫抖地舉起酒罐，搭上下唇。但旋即想起啤酒已全數喝完，頹然地垂下拿著酒罐的手，呆滯地靠在圍牆上。

「還有，你不是也說黃太太有在吃藥治療失智症嗎，憑我的印像，她應該是吃 Aricept 吧？」我問。

「是啊，你說得沒錯。」

「那這樣危險因子又多了一個了」我用手比了一個三，繼續說：「Aricept 會干擾紅黴素的排除，讓它的副作用更強、更危險。」

「你不要把我當成白痴好不好」漢強惱怒地說：「這些我當然知道，也都有想到啊。在開 order 之前我也猶豫了一會兒，可是……」

「可是什麼？」

「當我要叫實習醫師小陳去推心電圖的機器時，我的電話突然響起。」

「然後呢？」

「我就……接起電話。講完電話後我覺得非常煩躁，而且黃太太的狀況持續惡化，小陳還不斷催促我下診斷。當時我的腦袋變一片空白，情急之下我便聽了小陳的建議，沒有測心電圖，就……可惡！」

漢強大喊了一聲，將手中的啤酒罐向前用力扔出，然後身子向後一轉，跌坐在地上。酒罐砸中對面公寓的遮雨棚，發出一連串響亮的碰撞聲，越來越密集、越來越小聲，像是引爆火藥的引子，在聲音消失的剎那，從漢強被雙臂環抱的頭顱傳來嗚嗚啞啞的啜泣聲。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這麼不小心。」漢強模糊、斷斷續續地說到：「細思起來漏洞百出的事，我竟然沒有好好把關。」

我蹲下來，將手搭在漢強的肩膀上，輕輕拍撫。他的肩膀隨著啜泣上下震動，那嗚啞的哭聲雖聽起來模糊，用手感觸起來卻異樣劇烈，隨著他的胸背傳到我的臂膀，讓我能清楚了解到他的悲傷。可見剛剛的質疑已經徹底擊潰他的心防，讓他完全了解到自己的閃失有多麼致命。

看著他激動的模样，我卻出奇平靜。爸爸從小就常常跟我說，謀事要果決，行事要果毅，尤其是至關命運的大事，更是要鐵了心、狠下手。懂事一來，我都是這樣行事，也屢獲成功，而這次也不例外。

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一下。

「好了，別那麼自責。」我拍著漢強的肩膀，說：「人都是會犯錯的，更何況這也不完全是你的錯，誰叫你運氣不好，在煩躁的時候遇到徵象不明顯的病人。你現在該做的是

想想該怎麼跟律師與檢察官交代，只要你態度良好，他們可能會幫助你減輕刑罰，未來你也好重新開始啊！」

「運氣不好，或許真是如此。」漢強抬起頭來，用手臂抹了抹臉面。「我真的是運氣不好，再加上太不小心，才會……才會……」

「好了，漢強。過去的事現在也不能挽回了，明天開始我會幫助你度過難關。今晚就別再想了，喝點酒、好好睡上一覺吧，我會陪著你的。」

我打開另一罐啤酒的拉環，遞到漢強眼前。但他並沒有接受，反而將我的手用力推開，讓我手中的啤酒險些灑出來。

「漢強！」我微微皺起眉頭，說：「別像小孩子一樣鬧脾氣，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現在哭也沒用啊！」

「不，你沒搞清楚。」強用雙手抹了抹臉，說：「我會哭並不是因為我的失誤，而是因為……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啊！」

「不甘心？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我疑惑地問。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漢強說：「你是醫師，應該可以明白。雖然紅黴素可能誘發心律不整，但機率其實不高啊！為什麼就這麼巧在黃太太身上發生，還導致最壞的結果？」

「這其實也不難猜測，」我說：「剛剛也說了，黃太太吐得厲害，本就有可能出現低血鉀的狀況，再加上她是女性、年紀又大，依統計調查而言本來就是誘發心律不整的高危險群。所以我才說你運氣不好，遇到這麼個……」

「對！你說的都對！」漢強粗魯地打斷我的話，急切地說：「這情節如果用運氣來解釋，確實很合理，但有兩個點我非常無法理解，你知道是什麼嗎？」

漢強扶著牆站了起來，轉頭看向我。那雙清秀的丹鳳眼微微浮腫，透著醉酒般的酡紅。眼角殘留著些許淚痕，卻不見一點哀傷的神色，反而從他緊繃的肌理、收束的眉宇，散發出一種不容忽視的嚴肅，讓我緊張得不知該如何開口。認識漢強那麼久，我還是第一次在他臉上看見如此認真的表情，此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脈搏正微微加速，但我分不清讓我如此緊張的原因究竟是漢強突然轉變的神色，還是他出乎意料的回應。

漢強見我一直沈默不語，就接著說：

「首先是那通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停車場的管理員，說我的車停錯地方，要我立刻去移車，還不明究理地罵了我一頓。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來的那組電話號碼。」

「有……有什麼奇怪的嗎？」我問。

「那組號碼是院內的總機，無法回播的那種。平常護理站有事要聯絡醫師的話都是用那組號碼，但停車場管理員可不是，通常都是聯絡單位，再請單位連絡醫師，不可能直接打給醫師的呀？」

「這滿奇怪的，會不會是管理員上來借電話……」

「這也不可能，」漢強說：「你剛來天大可能不太清楚。我們醫院的每一位員工都有公務手機，並配備一組速播碼，單位若有事要聯絡都是用這組號碼。但跟其他醫院不一樣的是，本院醫師的私人手機也配有速播碼，而且只在醫師間公開，其他人不會知道。」

「你的意思是……」

「那天響的，是我的私人手機。」漢強說：「若要打通我的私人手機，不是用我原本的號碼，就是用醫師間流傳的速播碼，但這兩組號碼我都沒有告訴過護理站的任何一人，可見這一定是某位醫師或是知道我原本號碼的人播的。其實我剛來天大的時候，也常常分不清這兩組速播碼呢，呵呵！」

漢強嘴角上揚，露齒一笑，輕快的笑聲在樓頂迴盪。然而我從他的眼中讀不出一點與笑聲相稱的歡快，他的眼神依然嚴肅，目光依舊銳利。當我扶著牆站起來時，他朝著我前進幾步，走到燈光最強的地方。路邊發散來的燈光雖然昏黃，襯著它標緻的五官，光影交錯，卻形成異常強烈的對比，讓我感到一種鬼魅般的壓迫感。

「你了解了吧！事後我也有去跟管理員查證，果然當天沒有任何人打電話給我，可見那通電話是某人，而且很可能是某位分不清兩組速播碼的醫師打給我的。這就很奇怪啦，是誰？又是基於什麼目的？你說呢，宇平？」

當漢強輕聲喚著我的名字時，我感受到一種從未經歷過的恐懼感。這真的是我認識的漢強嗎？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個少根筋的傻小子，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如此認真而縝密地梳理一件事，也沒想過我和他竟會在這樣詭異的氣氛下談話。此時我感到瀏海下一陣濕潤，眼鏡順著鼻樑緩緩滑落。

「你，怎麼在流汗啊？」漢強問道，臉上浮現出一抹微笑。

「呵呵，喝了酒身體就容易發熱。」我說，連忙將眼鏡推回原位。

「小心啊，冬天感冒可不好啊！」

「謝謝你的關心，」我說：「你也是啊，整天疑神疑鬼，對身體可不好。」

我向前走了兩步，抖了抖肩膀和腦袋，微低著頭看向漢強。漢強也轉過身來，雙手叉腰，稍稍皺著眉盯著我。從他方才的語氣，似乎已經察覺到事件中的不尋常，甚至懷疑到我身上來。但他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仍是個未知數。或許他現在是在試探我，或純粹是在虛張聲勢。我清了清喉嚨，冷靜地說到：

「你是說，有人故意打電話給你，讓你煩躁，讓你出錯？」

「對，我覺得很有可能，而且那個人還可能跟小陳串通好，在我接完電話後，要不斷厲聲催促我，讓我無法仔細思考。那個人應該很了解我，知道我在煩躁的時候會腦中一片空白，並很容易受旁人建議左右，就跟那時一樣。」

「哼，你也太有想像力了吧！」我說：「這哪有那麼容易，要是你還記得要測心電圖呢？要是黃太太用了紅黴素也沒事呢？這之間有太多機率會讓病人平安無事，如果要作為殺人手段，也太不可靠了吧！」

「沒錯，機率實在太小了，但如果再用其他方法讓機率上升呢？」

「呵呵，這種事只有神可以做到吧？」

「不，那個人就做到了。而答案就在事件的開端。」

忽然一陣風吹來，我感到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低頭一看，我才發現襯衫已經濕透了。我一邊整理被風吹歪的領帶，一邊忖度著漢強所說「開端」這兩個字。看來今天來找漢強前的一系列安排決不會白費工夫，而今晚的「試探」也證明了我的疑慮。我深吸幾口氣，平抑住激動的脈搏，繼續聽漢強探掘到的「真相」。

「在我發現那通電話的異常後，我總覺得有人在背後操控這整件事，於是我就回到黃太太的病房，向其他病人和看護打聽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果然，我在黃太太的病床下找到了一樣東西，讓我更確信我的猜測。」

「哼，難不成你找到毒藥啦？」

「說是毒藥也不為過，」漢強拾起那罐開了卻沒人喝的啤酒，用食指指著它，說：「那是一罐加了糖的葡萄柚汁，這非常奇怪。因為葡萄柚汁會阻礙許多藥物的代謝，加強藥物的副作用，因此在醫院是不可能出現，也不會有家屬會帶進來的。但那天晚上，黃太太對面病床的看護有看到她在喝一瓶橘色的果汁，雖然不知道那瓶果汁是不是就是葡萄柚汁，但只要化驗我找到的空瓶殘留的跡證，應該就能確認了。」

「這真的很糟糕呢，可能是有人買錯，然後又被黃太太偷走了吧？畢竟黃太太也有偷拿別人飲料的前科嗎？」

「不，我想事情沒那麼單純。」漢強說：「你說得沒錯，黃太太有糖尿病，所以她的家人不可能買果汁給她，但這還是說不通，因為正常情況下葡萄柚汁不可能出現在醫院裡，而我也沒調查到那天有誰買的果汁不見。正當我不知該如何繼續追查的時候，我想到了黃太太的一個習慣。黃太太的家人為了讓她在病房不感到寂寞，便在她的平板電腦下載了一個錄音程式，讓她可以隨時聽見家人預錄的聲音。但黃太太不太會用電腦，常常不小心按到錄音鈕，過了好幾小時才會發現。我想那天可能也有錄音，或許會錄到些什麼，所以昨天我就去拜訪黃太太的家人，請他們提供電腦裡的錄音檔。你知道這有多難嗎？昨天下午下著雨，我……我在他們家門口跪了……兩個小時，又聽他們罵了很多難聽的話，才……才拿到。」

漢強低下頭，語帶哽咽地說著，看來他真的受了不少委屈。或許我可以上前安慰他，輕拍他的肩膀或是給他一個擁抱，但我想這一切可能已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終於，在錄音中找到了答案。黃太太喚著他的名，說他手裡拿著橘黃色的飲料，而那個人也親切地跟黃太太寒暄，還假惺惺地叫她不要喝。」

「黃太太如那個人所願，喝了葡萄柚汁。果汁中過高的糖分使她的糖尿病和胃癱瘓急性惡化，而需要急救。」

「不斷嘔吐的病人、莫名其妙的電話、後輩別有用心的催促，讓我喪失理智，而犯下一連串錯誤。」

「再加上葡萄柚汁與藥物的交互作用，造成無法挽回的心律不整。」

我與漢強一人一句說著他剛剛探尋到的「真相」，一種難以名狀的蕭瑟在我們之間不斷壯大。我與他就像在鬥技場對峙的勇士，怒視著彼此，各自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與算計。但我也注意到，他的站姿已不若剛才硬挺，眼神也有些迷茫。他睜大雙眼，貪婪地喘氣，一步步向我進逼。

「那人是多麼可怕啊，宇平！」漢強張開臂膀，大聲說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沒有犯法，卻讓心律不整的機率由原先的微乎其微，進展到足以致命。還讓我就像走在獨木橋上一樣，不斷……不斷被剝奪選擇的機會，最終掉入那人的陷阱。」

「漢強，我覺得這都是你的妄想。這樣做確實可以提升至死的機率，但相對的，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就會失敗啊？」

「所以呢？」漢強垂下手臂，傾身向前，說：「失敗了又怎麼樣？反正花費又不大，再做一次就好啦！我懷疑那個人……應該……應該試了很多次，所以最近……黃太太狀況……才會那麼多！」

「那……你有證據說放果汁的和打電話的是同一人嗎？」

「沒錯……我沒有證據，但我……我有理由相信，因為……葡萄柚汁本身就……充滿惡意！」

漢強背靠著牆，跌坐到地上，手中的酒罐摔落在地，發出一連串清脆的響聲。他的襯衫與褲子上沾染大片酒漬，四肢像掉線的木偶般無力地垂在地上，看來十分狼狽。漢強歪著頭，一邊喘氣，一邊說：

「可惡，為什麼我……會突然那麼想睡？明明……」

「明明只喝了一罐啤酒，對吧？」我說：「我剛剛就覺得奇怪，平常六瓶起跳的你，今天怎麼喝得那麼節制。」

「渚宇平！」漢強用盡最後的力氣大喊我的名字。「為什麼……你要這麼做？為什麼要……害她。她……無冤無仇……為什麼？」

「漢強，休息吧。之後的事我會處理，你就好好休息吧！」

漢強閉上眼，癱軟地倒在地上。我上前抱住他，將漢強放在我的大腿上。他的眼瞼間流著淚，嘴唇不停活動，似乎仍想說什麼，但此時的他也只能發出嚶語班含糊的聲音。我將頭靠向漢強，側耳傾聽，似乎在他氣若游絲的吐息間聽到他這麼說：

「宇平，我不想……懷疑你，求求你……解釋，事情不……你做的。」

收拾好地上的垃圾後，我走進樓梯間，關上鐵門，盡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音。漢強已經睡著了，他已經好久沒有好好睡上一覺，就別吵醒他吧！

手裡提著冷掉的宵夜和幾罐沒喝完的啤酒，一步一階緩慢地走下樓。此時我的心情非常複雜，成事的安心摻雜著難以言喻的忐忑，讓我在走到樓梯轉角時不禁停下腳步，坐倒在牆角，抬頭仰望通向樓頂的大門。

沒想到漢強盡然能將事情理解到這個地步。他幾乎說中事件的每一步操作與發展，甚至透過鮮少有人注意到的蛛絲馬跡，找到了幕後的真實。這整個事件在正常人的想像中應該是荒謬且超乎常理的，但這因為如此，才沒有多少人能發現事件的詭秘之處。其實對於事件能進展地如此順利，我也感到十分意外，正如漢強所說，失敗的機率太大，除非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否則很難抓到那千載難逢的好運。想到這裡，我不禁笑了一下。漢強啊，你參透了一切，但有一件事你沒有想清楚。

事件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製造事故。黃太太並不是唯一目標，她不過是眾多行事對象中的其中一人。

可是為什麼我會感到那麼不安呢？明明事情已經順利結束，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煩惱才是。我低下頭，將臉埋在雙掌中，忽然剛剛在樓頂發生的一切像走馬燈般在腦中一幕幕閃過，漢強迷茫而流著淚的神情出現在我面前。他發現了一切、理解了一切，但到了最後關頭仍不打算懷疑我。漢強，我原以為我錯看了你，以為真正的你是一個精明、方寸至深的狠角色，沒想到你還是那個我認識的漢強，天真爛漫、樂觀開朗，像孩子一向不懂得懷疑。

想到這裡，眼淚從眼角滑落了下來。我摸摸口袋裡的藥，淚眼朦朧地望向樓頂暗沈的鐵門。

今晚可能要吃點藥，才能睡著吧！

【記者鄭懷思/黃葛市報導】

本月二十日在石門區一棟公寓前發生一起墜樓意外，死者為該樓住戶趙姓男子。經法醫驗屍後發現血液中有酒精與安眠藥殘留，再從該樓頂樓鞋子與酒瓶的擺放狀況研判，死者自殺的可能性相當大。

死者為天門大學內科部醫師，近日捲入一起醫療事故，該事件目前仍在地方法院審理。今日警方公布在死者之筆記型電腦中留下的遺書。死者於遺書內坦承自己的疏失，表示自己無法承受良心的譴責，而選擇自殺以謝罪衍。

今日下午天門大學附設醫院召開記者會，向該醫療疏失案件的家屬致歉，並宣布院長顏松年、內科部長馬福生將辭職以示負責，院長職缺則由副院長渚伸安代理。

